

爱情的尽头是爱情吗？谁来证明是或者不是？

人能证明吗？还是这本不是人能证明的？

知性女人系列

洁尘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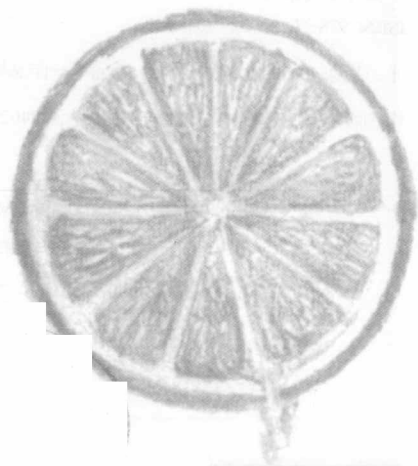
爱情的尽头 是爱情

“书房型”女作家 **洁尘** {私人版本}

岱峻、赵赵、钟鸣、小安等联袂作序

本年度**最值得收藏**的女性读本





知性女人系列

The End of
爱情的尽头是爱情

洁尘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的尽头是爱情 / 洁尘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12
(知性女人系列)

ISBN 978-7-80652-964-5

I. ①爱… II. ①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0297号

Copyright © 2010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图片支持:  www.fotolee.com

知性女人系列

爱情的尽头是爱情

作者: 洁尘

责任编辑: 阮清钰

特约编辑: 蔡静

装帧设计: 唐薇

技术编辑: 郭汉文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制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6印张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52-964-5

定价: 28.00元

(咨询电话: 020-38865309)



眼前，一片美丽的水域 Water Shines Before Your Eyes


岱峻

我精心打制我的枷锁

洁尘本名陈洁，她的夫君中茂是我的挚友。原来同住城里，走动殷勤，后来他们搬去远郊华阳，彼此有些疏离。庆幸还有网络，浏览“洁尘的私人版本”和中茂的“好风堂”博客，仍能感知他们家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餐桌上的一菜一羹，每个成员的一颦一笑。

某天，读洁尘的博客，读到一段文字：

我夫君眼睛特别好，是那种可以当飞行员的视力。……



那天晚上我端水给他，一进门，猛然看到看书的他鼻子上吊个眼镜，鬓角处几丝白发在灯光下映着。好多好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他，也是他低头看书的样子。英俊、柔和的侧影，一头柔软浓密轻微自然卷的黑发。……

日子开始越来越清晰了。就这样了，后面的一切都差不多可以看到了：孩子会慢慢长大，然后离开我们；我们会慢慢变老，然后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人生的结果，而这慢慢变老的过程，我知道会牵着他的手，这就踏实了。

这就踏实了！那一刻，我的眼睛润湿了。我有要给洁尘打电话的冲动。夫人骂我，神经病！想想也是。

十五年前的一天，中茂告诉我，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还用说，那时我与中茂三天两头就钻在一起，彼此绝无隐私。而她出现的频率已越来越密。

我比中茂大十岁，最初的认识是在一群人中谈书，谈书里的某个人物，某一细节，也谈谈禁书的快感，甚至窃书的乐趣……记得中茂说，读书得讲究环境，不能想象在鸡笼上读书做作业的滋味，尽管那是很多孩子的本事。他还说，绝对不能与拉开抽屉就不再关上的人一起生活，就像在一个空阔的屋里有一只苍蝇嗡嗡就不能安身……

此后，我们就常去书市、花市和菜市。

且说菜市。我们都爱好美食，“治大国，若烹小鲜”，窃以为良庖分崩离析的刀俎功夫与五味调和的综合能力，实不亚于高明的政客。我们都痛感枉耗青春的热血和激情，于是“玩”也成了“志”的另一种表达。聚在一起，中茂常表演擅长的鲁菜，如葱烧海参、水晶冻之类。我不讲规矩，总有创新。就像武林高手过招，最后抱剑揖躬，彼此服气……

照上述标准衡量中茂的女友，洁尘未必合适。理由就像她后来写的：“初中，和男生打架，站在办公室等候处理，夕阳西下，饥肠辘辘；高中早恋，被人指指点点地议论，家长和老师一起一遍一遍晓之以利害，两人不敢见面，让朋友帮着传条子；大学一年，失恋、整夜呆坐，不知人生的意义为何……”那时的洁尘未脱“青涩的滋味”，还时不时地逞伶牙俐齿，如何要求她担起贤妻良母的责任？

我劝说中茂的态度很坚决。记得那天夜已很深，人民南路电报大楼的大钟已敲过十二点，围着毛的塑像，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秋风中我有些不寒而栗。最后站定，我抚着中茂的肩说，不能，不能，一定不能。

中茂答应了我，尽管有些迟疑。但我敢肯定，分手后，他径去了洁尘那里。

此时的洁尘，恰如一位女友的评价：“在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会喜欢非正常生活状态的，因为只有那些浓郁、强烈、纠缠甚至反叛和动荡，才能让她内心的激情找到一个出口。”事实证明了中国慧眼识人。

未见过大海，也有人沉溺于杯水风波。以过来人的体验，年轻时的折腾并非全然坏事，走过山穷水尽，忽逢桃花林，也许再不会错过。

当然，洁尘的重塑不是经历，源动力是阅读后的内省：

“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一切，但怎么着也得有个家吧，就像蜗牛得有个壳……”“像我这样自卫、警觉、现实感准确无误的女人，是无法真正懂得茨维塔耶娃那种祭坛女人的。……茨维塔耶娃对于我，就是一个深渊。而我，并不想坠下去。”“这个世界上除了男欢女爱，的确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抛开男人，女人会在另外的空间里找到自己从容的身影。”

恰恰洁尘找到了心仪的男人。她对金牛座的夫君有着发自内心的赞美：“金牛座的男人不太拉风，也不扮酷，温文尔雅，慢条斯理，认真，负责，踏实，话少，做事或恋爱都很低调，但绝对心中有数。”

此后的岁月，洁尘就像一棵长成的树，只是在一圈一圈扩展生命的年轮。1998年，生了毛毛后，洁尘的性格日益温润，天真的女儿性，温顺的妻性，与母性集于一身。整个世界，在她眼前焕然一新：

我觉得我的内心有了一种阔大且深厚的东西，有一种柔软但很有力度的东西。这是我儿子带给我的。如果我没有做母亲，我不知何时才能修炼到那个程度，却不想生下孩子的一瞬间，神就把我给脱胎换骨了。

洁尘原来兴趣广泛，曾从事过新闻和出版等职业，多次动心过主编杂志，也在电视台做过几天主持人，甚至还想圈点钱，拍上一两部小制作的电影。这个丰富的世界，要做想做和可做的事情太多，洁尘又是那么年轻和有活力。

就在我最心猿意马的时候，我先生有一天和我闲聊时说：“人在做一件事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得什么事情都能干，干什么成什么，这说好听点呢，是抱负，说得不好听点呢，就是贪婪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到底什么才是你最重要的，你自己想好。我觉得，人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努力把这件事做好，就很不错了。”

她终于下定决心，回家从事职业写作。选择回家，是选择与某种状态疏离，是选择告别体制后更重的责任。

戏文道，晚上想起千条路，早上起来买豆腐。生活像一扇沉重的磨盘，日复一日，逐渐磨去人的脆弱与任性，使之有一种自控的沉稳。洁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上午9点出门，下午4点半回家。为跑医保和社保的个人续保的手续，整整一天。社保和医保是长久的事，关涉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感。我脱离了体制，但不能脱离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人总要老的，也会病的。得想远点。……以前在单位的时候，那其实是在象牙塔里，这些事从来不管的。现在知道个人在社会这个系统里的滋味了。自由，是有代价的。为了我的自由，我下星期再跑，而且，我会告诫自己一点也不要烦，一定要非常的耐心。

原以为洁尘对生活的粗放与中茂的精细，会形成一种性格冲突。但我很快发现全然是杞忧，洁尘也心细如发，只不过表现的方面不同。

她是一个很懂得世俗享受的女人。

“有钱和有闲就是好，它可以使内心的风暴彻底平息掉。物质会带给我喜悦，但喜悦和幸福肯定是两个概念。我的日常生活与一般城市女人没什么两样，有物质主义倾向，但提醒自己不要太过分。我的日常时尚与时尚杂志里奢侈品展示的顶级时尚是不



一样的，我把时尚当作审美对象加以玩味。”

作为一个尽责的家庭主妇，她坚持天天记账，并把每一笔开支近乎琐屑地精确到五毛钱。

我很喜欢记账，但一天能记的就那么几笔账，不过瘾，于是我尽量把每天的账记得很细，如果遇到几毛钱一笔的账，我就特别高兴，比如给孩子买了糖，我记下：“棒棒糖0.5元”，愉快得很啊。

记不记账跟日常用度大有关系，该买什么还是就买什么，而不该买的就绝不掏钱包。上月的超支，她会在当月扣减。在自觉基础上，加上量化管理，近于佛教“吃苦了苦，享福消福”的精义。她有一句名言：“时髦就是荒凉，名声就是孤独，我所爱的一切都是对岸之物。”

洁尘的“远庖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分不清猪肉和牛肉。但她懂得“好吃者有生趣”，在居家写作的日子里，她也开始有模有样地问鼎调羹：

我现在很享受做饭。一般我做两菜一汤，一荤一素，汤一般是素菜汤。为人之妻为人之母，怎么可能不会做菜？！……其实我的菜还有点，嗯，有点好吃呢。甜加微辣或者酸甜味是我做菜的主打味型，一般来说水平发挥比较稳定的是红烧，其次是需要加水煮的……右老师总是夸的，说味道不错，这让我很来劲儿。

我现在每天下午到了四点过，就开始频频看表了，噢，又要做饭呢！

好的夫妻是一对最亲密的敌人，婚姻的成功是要靠时间来裁定。“漫漫岁月，一方面外面有那么多新奇，那么多渴望，那么多诱惑；一方面里面是那么多争吵，那么多恼气，那么多疲倦。居然都抗过去了！两个人携手，既对抗了世界，也战胜了自己，太了不起了，一对战友！”读到这些文字，更感动于洁尘笔下《浮生六记》式的白描：

我先生是个讲究养生的人，最恨我胡乱吃垃圾食品和熬夜。平时晚上快到十二点时，除非我特别说明今晚有急稿要赶，否则经常听到他有

点恐怖的声音：“还不睡？还要熬？”……

有那么几次，他算准了我在折腾，半夜从外地打电话给我，我假装一种迷迷糊糊被吵醒的声音，总是被他一耳朵就识破了：“又在装蒜吧？！该睡觉了。”

我平时不看球，但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肯定是要看的。把小桌子搬进卧室，摆上啤酒、茶，各种零食，或坐或躺，时坐时躺；我喝茶，先生喝啤酒；喝茶的人逐渐迷瞪，喝啤酒的人越发清醒。每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时，右老师会注意离我远点，因为我会胡乱拍手边的东西，“啪、啪、啪”，很爽；右老师说，“哎哟，哥们儿，谁的腿经得住你这样拍啊？！”

闻一多把写诗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任何一种成功的家庭模式不是在限制中求自由。恭喜你，洁尘：

我已经从顺从中找到了我的自由，也找到了我的安宁。我精心打制我的枷锁……人是没有翅膀的。安于这一点，倒是在很多时候会获得轻微的翱翔的感觉。

硬性地读书读硬性的书

读书人的生命历程，是一条书籍镶嵌的路。而读什么书，要通向何方，又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我与中茂过去都是闲散的读书人，读闲散的书，获取生活的艺术，享受艺术的生活。阅读完全取舍于心眼。洁尘非常欣赏这类目的单纯的读书人，中茂的读书方式也带给她新的感受：“以前我按文青的方法读，他让我看到新的天地。同样的文本读出不一样的东西，从感性上升到知性，提供了新鲜的角度去看问题。”

但洁尘注定要成为洁尘。她凭着一种内心的力量，迅速地跨越女性普遍具有的感性屏障，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读硬性的书”。

“读硬性的书”，是洁尘在成都市图书馆作女性阅读的讲座时，引用周作人《女子与读书》中的引文。那段文字出于日本明治时期的女作家谢野晶子：“我劝大家读硬性的书，不大劝人读软性的文学书的缘故，便是因为先从文学读起，则硬性的书便将觉得难读，不大喜欢，不容易理解了。假如一面读着可以磨练理性，养成深锐的判断力的书籍，再去读软性的文学书，就会觉得普通甜俗的小说有点儿无聊，读不下去了，因此对于有高尚趣味的文学书加以注意，自能养成温雅的情绪。”

我在洁尘的博客上读到这段文字，立刻打电话，推荐给我的女儿小晋，她也在靠文字谋生。其实想来，此理何尝单指女性。读硬性的书，应该广谕天下读书人。

且看洁尘如何读书：

她总是保持固定的阅读量和时间，“基本上每天100页，如果忙，第二天就抽空补上。”

我在一个夏天读完她（萨藤）的四本书，这个夏天的很多个早晨，趁着还算凉快，我坐在我家屋顶花园里，摊开她的书和我的笔记本，手边是一管书写畅快的黑色签字笔。这个园子因为夫君的悉心照料，相当生气勃勃……对于精通园艺的萨藤来说，我这个读者在这样的地方读她，那种气氛倒是相当匹配的。

每天很早就起来，端着茶杯坐在花架下面，四周是桂花、玫瑰和石榴，桂花香，玫瑰深红，石榴正挂果，还有恰当秋天最好的太阳。然后，我读尤瑟纳尔，被其超越性别局限的写作给迷醉。确切地说，我有点蒙。

洁尘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说，“在我的阅读中，所有优秀作家都对我有影响。……喜欢的作者说不完，有阶段性的区别，一直迷恋的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伍尔夫、清少纳言、紫式部、三岛由纪夫等等，曾经非常迷恋杜拉斯、张爱玲、萧红、村上春树等，最近这两年很迷恋的有

卡森·麦卡勒斯和保罗·奥斯特。”

拿到麦卡勒斯传时，我多少吃了一惊，啊，这么厚啊？！大32开的密排的558页的书，字数是57万字。真是一砖头！

对这砖头，我很有兴趣地一点点啃完。我对厚书从来不怕，如果是砖头书，反而更让我有兴趣，它能让我在终于读完的时候另外拥有一种数量上的快感。

差不多半个月了，还是在看关于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评传《苦涩的名声》。书太厚是一个原因。400多页，字又排得密，加上手头事情很多，一天抽空只能看个二三十页。这本书内容密度也很大，除了源于资料（书信、谈话、日记等）的对普拉斯生平的详尽叙述之外，还有大量对其作品的分析，将之作品中的情绪和她当时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学术化的解剖阐释。

家住华阳，洁尘曾有过一段阴冷的记忆。2006年的冬天，连续多日长时间的停电。

昨天还特别冷。坐在窗前读书的我冷得实在受不了，手还好点，抱了个热水袋，脚就不行了，穿两双袜子套在毛绒鞋里都冷得脚趾尖生疼。干脆泡澡。泡了也只能管一会儿，身体又冷了……

洁尘读书的状态让人心痛而又着迷。我比洁尘年长十六岁，近乎一代人。平生最大乐趣也莫过于读书。至于书目，各自选向不同。但我在较多地读了洁尘后，不得不感慨，读硬性的书，硬性地读书，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传统读书方式，仍然是成为一个自由读书人的必然过程。

劳动模范

有人称洁尘是“书房作家”，是“内视型作家”，她引以为是，“很多人的写作是原生态的，体验式的，这样的创作者有元气，我也很喜欢。

但我是一个长时间生活在书房里的人，我的创作就是建立在书本影像上的二度创作，这个我有清醒判断。我这个人经历单薄，题材狭窄，而且我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人分享，那么实际上我的创作就是一个转换，借他人的酒杯倒我自己的酒。”

我把洁尘的写作，喻为“坑道作业”。据她说，很早就受维吉利亚·伍尔夫的教诲，要有一间窗帘低垂的房间，那是一个不会被窥视的安全的地方。

看本雅明的《阅读》一文，说一个小孩结束被窝里阅读后，“被阅读的大雪覆盖得异常苍白”。我心里说，这也是我呀，我异常苍白地长大，异常苍白地以书房为我人生和写作的支撑点，任滚滚红尘在书房的边缘绕来，远去。

写作时，我的房间总是关上的。其实，对于一个有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人来说，这很不近情理：谁受得了回家“砰”地关上门几个小时后才一副心力交瘁模样钻出来的老婆？

即便是看电影看碟这类通常人视为的娱乐，她也不习惯旁边有人，“进入一个很黑暗的环境，一个人，做两个小时的梦，这个梦跟你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种独自享受却是随笔作家洁尘的日常功课。

洁尘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看成一种敌对关系，“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礼与兵都是手段，其最后结果是读者是否屈服。”她淬炼语言，营造氛围，以修辞中的博喻，诗词的意境，电影的蒙太奇，雕塑的圆雕等诸多武艺征服读者。比如她说写作，“其过程就像一只瞎蚂蚁在爬一面墙——渺小、孤单、盲目、陡峭，任何人站在正在写作的我的背后，我都会芒刺在背，那感觉不是恼，而是羞。”她分析卡拉斯，“一方面，她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孩子气的女人，从没有脱离童年时代，这使得她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另一方面，她自童年开始就贯穿了一种戏剧化的

艺术气质，这种气质抵达了艺术的深处，造就了她的辉煌，同时，也将其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天衣无缝的悲剧故事。”她发议论：“有人喜欢持一种科学态度，我不喜欢，我更情愿看到一个我不明白的活人，也不愿看到一具一目了然的尸体。”她在制造语言异端，又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化激扬干戈为天花乱坠。



洁尘被坊间戏谑为“劳动模范”。她说，“写文章不敷衍，这是我的职业。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反而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很愉快。写作的灵感来自于写作本身。”

我每天上午大概会在9点左右“上班”，也就是打开电脑写作，一般写到1点左右，然后关机，吃饭，午休。下午一般是看书或者看碟。然后，做一堆家务……晚上一般是看书。12点前睡觉。除了临时有事，平时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很规律。

规律源于自律。“不打卡，不坐班，没有上司，也没有同事之间的肚皮官司”，洁尘在一个人的坑道里顽强作业，直到开出好煤，燃点起火，人们才会惊叹光焰的美丽。

我也写作，但始终是业余作者，最长的文章不过万把字。2004年，洁尘曾提议并鞭策我完成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朋友冉云飞读后，在恭维我的同时，又联想到责任编辑，“洁尘把你逼惨了吧？”他深知，以我闲散的性格，若无人催逼，在短短的三年内恐怕很难完成那部25万字的著作。著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强迫劳动将我改造成新人。今年，我又相继出版了《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两部专著。我在给洁尘的赠书上写着，“是你把我逼上这条路的，我不知是该谢你还是该恨你？”说这话没有一点矫情，写那几本书的代价是满头华发，腰椎颈椎皆骨质增生。结果也许提升了我生命的质，却无疑会减少生命的量。马拉松式的写作绝非享受，屁股上的茧疤，其劳动强度绝不

亚于肩上或手上的茧疤。

谁说作家只是脑力劳动？我多少理解了写出十几本书的洁尘为“劳模”之苦辛。

一条惬意的鱼

洁尘铭记里尔克的一句话：“自己是一个倾听的人，一个忍耐的人，主张缓慢发展的人，我自己愿意做这样一个的作家。”这与她早年服膺的张爱玲的“成名要早”的理论背道而驰。

有人说，生命的过程就是生物能的释放过程，因此生命不是在于运动，而是在于静止。洁尘超前享受到“慢”的乐趣，“开始一点点地仔细地去触摸家人的质地，先生、父亲、母亲、姐姐……，我的手指越来越灵敏越来越纤细，我的呼吸越来越深越来越静……”

我尽量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被情绪左右的人，让别人与我相处不会因为我的情绪左右为难忐忑不安，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守诺的人，一个很耐烦的人，一个懂得拒绝的人，一个不能以轻慢褻玩的态度接近的人，一个别人可以开玩笑也会自嘲的人，一个宽容的但会断然翻脸的人，一个细致的能够换位思考的人，一个不再自来熟和人来疯的人，一个可能无趣但很靠谱的人。

对外界的要求一点点地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一点点提高。认清自己的天性，但不纵容自己的毛病；不再关心他人的评价，但开始养成一日一省的习惯。在减和加的这个过程中，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不重要了，开始从一饭一粥里享受最细微的日常生活……

我没有能力对洁尘的文学成就进行评判，但对她作为成功的女人的那一面看得相当清晰。有时也对她的超负载作善意的提醒，这是一个颈椎病患者对天下伏案者的关心和同情。如果说我定位于民间学者，没有笼头和配鞍，任何时候都可以马放南山。而洁尘不可以，她有那么多博

友和粉丝、催稿的编辑和出版人，一种巨大的力量会裹挟着她一路走去。

“在成都，我是一条怡然自得的鱼。”洁尘在表述对生活的自信和知足，也折射出对水的依恋。她在近日的博客中，写到与儿子毛毛一起游泳的故事：

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每天的黄昏都一样。毛毛每天二十圈，一圈差不多80多米，也就是1600多米；我也一样，跟着儿子的后面游，每天都差不多这个量。……

每天从天光明亮的时候入水，一直到夜色四合，然后从灯光照耀的斑斓的水里钻出来，母子俩踢踢踏踏地施施然回家。很爽。

毛毛说，像你这种年龄的女人可以游这么久这么多的，我看这个地方就你一个耶。我得意地说，那是，偶小时候是被选到体校的游泳队里去了的，这好歹也是童子功。

游泳可以比较好地舒缓身体的每一个关节。自开始游泳后，我的椎体的毛病开始缓解。我可以把眼中的世界看成空无一物的水，但我永远成不了自由的鱼。

洁尘有资格把自己比喻成一条鱼。她的面前，永远有一片美丽的水域。

2009年12月于成都

眼前，一片美丽的水域

· 恋恋红尘 · 因爱而生卑微

- 禁忌之吻 18
我们共同的初恋 22
化石般的纯爱故事 26
不知道结果的阴谋 31
爱情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34
荒凉 36
看《叶子》的那天 40
甜蜜蜜的四次哭泣 42
爱情的尽头是爱情？ 45
毕加索黄金时代的女人 50
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 55
当迷恋齿轮崩溃之时 58
当女人爱上不能爱的男人 61
对她说，对他说 64
因爱而生卑微 67
口红 68
岛国的爱情方式 74
情结 79
非洲和亚洲的爱情回忆 82
涸 87
周渔的爱情 90
清浅之爱 92
爱情万岁 94
燃情岁月 97
为炽情付出的代价 99
说吧，说我爱你 103
花团锦簇的悲惨故事 105
保护爱情的两种极端方式 111
韩国情色 113
漂浮在真实之一厘米的地方 117

· 妖娆 · 你的衣服我的衣服

- 旗袍：性感和性感之外 122
我是这么以为的 125
不能不怀旧 128
葱绿桃红 132
妒艳 134
缎面团花 136
肩上的风景 138
隆重 140
内衣之内 142
你的衣服和我的衣服 145
圣罗兰王国和YSL帝国 148
陷溺 149
一生的水 152
抓狂的夏末 154
给淡妆一个中镜 156
为自己留一把长发 158
无力招架的西阵织 160

· 光与影 · 欧姬美的花卉

- PAN这个人 166
巴尔蒂斯的具象 168
被诋毁和亵渎的天才 170
陌生人的声音 174
内景和远景 178
欧姬美的花卉 180
蔷薇刑 183
生理默契的歌 185
王艾婷的室内情愫 187
行于其上 189

